

遥遥敦煌梦

09

吴思阳

01 >



图1> 敦煌胡杨树

她从远古漫步而来，她辽阔如同山脉。她让世界在苍茫的微光里显影动人的轮廓。她把风雪烧成炽热的火。她滴下的酸涩露水，被绿叶小心地承接。她是神迹，她是恩赐——她，是敦煌。

大漠敦煌，是一个谜，一个梦，一个永远难以企及的智慧。提到她，总会有股神秘之感萦绕心头，让言语顿显苍白。她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的戈壁沙洲，是汉唐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塞，它历经千百年沧桑，在茫茫戈壁沙漠的怀抱中，闪烁着绚丽的传奇色彩。

提到“历史文化名城”，在广袤的敦煌土地上，第一时间闪现的字眼定是阳关。

阳关在哪里？它还是那么荒凉、那么令人感伤吗？虽然没有亲身去到过敦煌、阳关，但是，在图书馆的画册中，课本的插图中，都曾一睹过她的别样风采。画中阳关，只见平沙千

里、荒无人烟，戈壁滩与蓝天相互对峙，偶有岌岌草、骆驼刺等沙生植物零星地点缀在远处，把广袤的戈壁滩映衬得更为荒凉。跟随摄影师的脚步，还可在远方地平线上隐约看到一线锯齿形的屏障，那是一条林带。画面进入林带后，就好像突然闯进了绿色的海洋。这里水渠交错、万木争春的景象，仿佛就是可爱的江南水乡。

镜头穿过禾田，钻出林带，向荒丘起伏的墩墩山上的一座烽火台移去。烽火台上，一块写着四个工整的大字“阳关古城”的铁牌，标明了这幅照片的拍摄地点。然而，背景四周，却只见红沙渺渺，不见古城一砖一瓦。阳关古城，以雪山为屏，原也有过美丽的环境，一千多年前，它曾是湖水碧清、林草丰美的地方，只是由于种种天灾人祸，才成了连天的荒漠。

“如今，古阳关已被流沙掩埋，当年筑城用过的石头也已经风化为红尘，只有在沙丘之间暴露出的板结地面。山下南面从东到西自然排列

09

图2> 敦煌莫高窟飞天壁画

02>



成二十余座大沙梁。沙梁之间，为砾石平地。汉唐陶片，铁砖瓦块，俯拾皆是。如果看到颜色乌黑、质地细腻、坚硬如石的阳关砖，千万不要小瞧它，昔日有名的“阳关砚”就是用这种砖磨制的。用阳关砚磨的墨冬不结冰，夏不缩水，用来写毛笔字十分方便。”书中的介绍，令人不禁心生感慨，好像这图中凄冷的阳关古城也有了几分暖意。

阳关，昔日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关隘，原本不过是一道关，却被赋予了许多哲思和诗情。哲学家站在这儿宣称，即使人生从同一起点出发，也有不同的道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抽象的对立概念如此生动地写在阳关之下。诗人站在这儿，与朋友依依不舍，“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道尽多少离愁别绪和万般无奈。然而，最初在阳关道上留下足印的并不是哲学家与诗人，而是戍守边关的将军和士兵。这阳关古道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一道生死关，归乡的路成了夜晚奢侈的梦，像阳关古城上的那一轮弯月，清冷

而高远。他们在这条原本传播文明的古道上，冲冲杀杀……于是，这些走进生死之劫的将军和士兵，便成了哲学家与诗人，他们留下的点滴感慨，震撼着无数人的心灵。

“遥遥古董滩头地，疑见当年戍火升。
铁马嘶尘边塞月，残垣向晚北疆风。
云山自古锁西域，沙漠如今坏旧城。
此际身临一把盖，人间千载饮离情。”

自古以来，阳关在人们心中，总是烽火连天，黄沙穿甲，满是凄凉悲惋。然而，今天的阳关附近，则已出现柳绿花红、林茂粮丰的景象。游人漫步这里，既可凭吊古阳关遗址，还可以远眺绿洲、沙漠、雪峰的自然风光。“何必‘劝君更尽一杯酒’，这样的苦酒何须进，且把它还给古诗人！什么‘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样的诗句不必吟，且请把它埋进荒沙百尺深！”这便是郭小川的诗句。

西出阳关，是一种延续了千百年的行旅。
如今，褪去时光的锦衣，硝烟战火已然风

09

尘，离愁别恨已然远去，但亘古不变的，是敦煌的神韵。

日落。日落时的敦煌遍地金黄——一千年前和一千年后，沙还是沙，没有变成金子，就像月光没有变成，李白的酒浆。

日落。日落前的敦煌盛产阳光，仿佛漫天遍野都是金子——一千年后和一千年前，阳光还是阳光，阳光满世界流淌。阳光涌进敦煌，沙涌进敦煌。这阳光和这沙，人们把它们叫做敦煌。

日落了，敦煌已不是敦煌，零星点燃的烛光，徐徐升腾，恍若天堂。

时间不能搁浅你的沉寂。敦煌，当狂沙从你的身上掠过，人们看见的，是你被掠去的宝藏。那些古老的书籍和壁画，如今却只剩下破碎了的记忆。我已无法想像，那曾经无数的外来者的模样，他们行色诡异，把你最瑰丽的宝物从沙中刨出，再把你从千年的遗忘角落带到彼岸他乡。那是你的灵魂，你的肉体，你的腑脏，那是你的辉煌，你的尊严，你的荣耀。却就这样，毫无挣扎余地的被他们，陌生的种类，一片片，一卷卷的带走。每个站在苍茫大漠的旅人，看到满目黄沙，心底都会有这一声嘶哑的呐喊吧，这无情的岁月啊！敦煌，我们同你一起承受！

站上这片土地，仿佛还能听到，沙漠的尽头，孤寂的驼铃，骆驼寥落的呼吸。仿佛还能看见丝绸之道上，往来络绎的商人脸上衰老的微笑。在他们渐渐隐失的日子里，太阳燃起了这片再无人烟的海洋。数年之后的我们才可从历史书上读到，这逝去的繁华，曾经的绚丽，就这样被世界暂时忘却。甚至，那些被重塑的文化以及信仰，也被时间埋在了沙之下。甚至，

那从西汉到康熙时期的，所有时代的辉煌荣光……敦煌，敦煌，“敦，大也；煌，盛也。”意义深奥。你看见了吗？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陶器铜器，还有那一幅幅印在墙面的华美神像，那一尊尊雕刻在石壁的威严石佛……在茫茫夜幕之下，我们都已无法再对人类炫耀这，属于历史的辉煌。

谜一样的敦煌，梦一般的天国。狂风吹去尘沙，显出飞天翩跹的舞姿，大佛神秘的微笑。仿佛历史老人的一声轻咳，不屑于凡人事的风雨沧桑。传说千年前的一个黄昏，有位圣徒忽然看到夕阳映照的三危山石壁上似有万尊神佛闪烁道道金光。于是，他慧根萌动，四方募化，在此塑下第一尊佛像。从此，越来越多的圣徒聚在这里，在斧与凿奏出的叮叮当当的交响乐中塑造出了一个震惊中外的名字——敦煌！与其说敦煌是佛教文化的一次大宣泄，倒不如说它是圣徒们砥砺心性，通往成佛道路上的一株菩提树。

因为自小随奶奶信佛，所以不知何时起，知道了敦煌乃佛文化胜地，那一缕想去亲身拜谒的情愫便在心中无法割舍。小时候常想自己若能在敦煌遇到神秘的高僧大德，为我指点迷津，该是人生之大幸。直到落笔之时，忽然了悟，若去敦煌，须有圣徒般的苦修苦行才可——用自己的双脚踩出一条路。不远千山万水，不畏千难万险，去参拜它，去领悟它。唯有这样，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敦煌！人生天地之间，却不能啸傲五行之外，岂非生之一大憾事！想去敦煌的念头也从此渐渐消散。

敦煌不去也罢，它已在我心里。

03>



图3> 敦煌莫高窟菩萨